

從印尼到歐洲與清宮

談院藏楊大章額摩鳥圖

賴毓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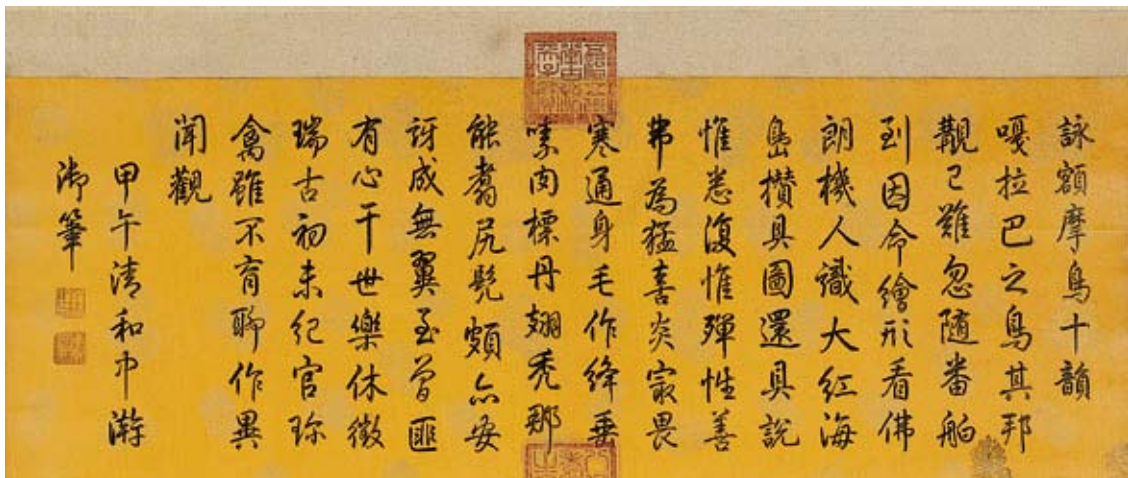
圖一 清 楊大章 額摩鳥圖 177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印尼的食火雞為何會闖入深宮？而乾隆為何大費周章地詠詩作圖並附記以記之？自十六世紀歐洲大航海時代開展之後，新世界的珍禽異獸每成為歐洲皇宮貴族的珍藏，而其流通又促使相關的自然史研究與百科全書的編纂，乾隆與這股全球化潮流的關係為何呢？

乾隆的額摩鳥

院藏有一幅楊大章所作〈額摩鳥圖〉（圖一），圖中畫兩隻怪鳥於一種植著玉蘭與牡丹的庭院中。此鳥頸部紅藍相間，配合鮮豔的牡丹、滿枝盛開的玉蘭、鉤以金邊的石塊，及盤旋飛舞的燕子、地上啄食的麻雀與隨處盛開的小花，整幅畫顯得極端地富麗堂

從印尼到歐洲與清宮：談院藏楊大章額摩鳥圖



圖二 清 楊大章 額摩鳥圖（上詩塘）



圖三 清 楊大章 額摩鳥圖（下詩塘）

皇。楊大章為乾隆朝的宮廷畫家，而請宮廷畫家製作各地呈貢之珍禽異獸之圖像在清宮並不足為奇。比較特別的是，在這幅畫的上詩塘乾隆特別題了〈詠額摩鳥十韻〉（圖二），而下詩塘更命大臣梁國治書寫一長篇大論的〈御製額摩鳥圖記〉（圖三），顯然乾隆非常重視此鳥。到底額摩鳥是何種鳥類？為何乾隆會對此鳥深感興趣，並慎重其事作圖記與詩記之？而這樣的畫又有什麼的意義與功用？

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乾隆的詩究竟寫些什麼？這首詩的原文是這樣的：

嘎拉巴之鳥，其邦觀已難，忽隨番舶到，因命繪形看，佛朗機人識，大紅海島攢，具圖還具說，惟悉復惟彈。性善弗為猛，喜炎最畏寒，通身毛作絳，垂唖肉標丹。翅禿那能齋，尻髡頰亦安，訝成無翼至，曾匪有心干。世樂休徵瑞，古初未紀官，珍禽雖不育，聊作異聞

觀。甲午（一七七四）清和中泮御筆。

大意是說「額摩鳥乃嘎拉巴所產之鳥，但是這種鳥即使在嘎拉巴都已經很難遇到了，今天卻隨著番船而至，因此特命為其作圖。佛朗機人認得此種鳥，指其群聚在大紅海島，不但有圖還有文字說明，非常詳細又完備。此鳥性情和善並不兇猛，喜炎而畏寒。全身的毛色為黑色，前頸垂有一呈紅色之皺皮肉

裙。徒具禿翅哪能飛行，臀部光禿也頗安適。很驚訝這樣一隻不會飛的鳥居然可以來到此地，不知道是否是有意的？世樂鳥的出現是一種祥瑞嗎？上古並未以此鳥紀官。此鳥雖然無法在此地繁殖，就當作是一種異聞來看吧。」文中提到的「嘎拉巴」應該就是乾隆時謝遂所作〈職貢圖〉中的「咖喇吧國」（圖四）。〈職貢圖〉中清楚地說：「咖喇吧本爪哇故土，為荷蘭兼併，華人貿



圖四 清 謝遂 職貢圖 咖喇吧國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易者多流聚於此」，所以「嘎拉巴」乃今天的印尼。更進一步了解會發現，印尼的蘇拉威西島（Sulawesi）原名Celebes或Kalabat，因此這裡的「嘎拉巴」應為其音譯。而「佛朗機」，雖然在〈職貢圖〉中指為「法蘭西國」（圖五），並認為此即《明史》中的「佛朗機」。但是學者研究早已指出《明史》中的「佛朗機」應為葡萄牙，而〈職貢圖〉的內容也指其人「香山之澳門」，因而在此也應該是指葡萄牙人較為恰當。簡單地說，乾隆整首詩說明了這種鳥乃是產於今天印尼的蘇拉威西島，而葡萄牙人的圖錄中詳細地說明了此鳥的習性與由來。乾隆看到的這個葡萄牙人的圖錄究竟是什麼書呢？查閱乾隆的《御製詩集》，發現在第四集卷二十一〈詠額摩鳥十韻〉（圖六）中，詩句下還有注解，例如在「大紅海島攢，具圖還具說」下就特別以小字說明「西洋人有圖冊載此鳥形質及其臟腑，系說甚詳，即佛朗機亞國王所

從印尼到歐洲與清宮：談院藏楊大章額摩鳥圖

命圖，以流傳者也，圖說附錄於後。」因此這本書也許不盡然是葡萄牙出版，但是其中附圖應該是從葡萄牙國王所命繪圖流傳而來的。重要的是，乾隆特別提到「圖說附錄於後」。而下面附錄的正是〈御製額摩鳥圖記〉。可見〈御製額摩鳥圖記〉應該是摘錄此西洋圖錄的圖說部分。

〈御製額摩鳥圖記〉是這樣寫的：

西洋人所記額摩鳥圖說云，額摩鳥古今圖籍未載。西洋舊無此種，於其國一千五百九十七年，當明萬曆二十五年丁酉紅毛國人始得自噶拉巴海島，攜來西洋，云即彼國亦罕覩也。後六年，紅毛國人復於噶拉巴得二鳥，皆不能畜，當本朝康熙十年辛亥，有勝老楞佐海島頭目，自印度國估船購得，

獻之佛朗機亞國王，畜之四年死。國王命工詳圖其狀，鳥高五尺五寸，自頂至頸一尺五寸，俱無毛，惟腦後短毛甚稀，頭綠頸翠，其連脊處及喙皆紅紫色，喙下垂贅肉兩片，長寸二分，廣六分許，下圓如茄袋，亦紅紫色。嘴上下略同他鳥，頂冠高三寸，骨自頂稜起至嘴左右三分如裂，形色堅緻若牛



圖五 清 謝遂 職貢圖 法蘭西國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過千渾無望生雲忽有蓬傍申勿聚散入夕遂雲寒凍
 密點相間悠揚勢越濃難安一尺枕聽徹五更鐘刷地
 潤三寸知時怨九農優當斯畫矣遂止惜猶重
 夏日討源書履
 夏清於斯進食頻林扉如沐淨無塵通村賢否問多士
 省政命吁觀衆臣幸避雨滋慰猶況却看雲散惜哉真
 自知不知尺為過觀遊或為不達仁
 詠額摩鳥十韻
 欽定四庫全書
 夏清於斯進食頻林扉如沐淨無塵通村賢否問多士
 省政命吁觀衆臣幸避雨滋慰猶況却看雲散惜哉真
 自知不知尺為過觀遊或為不達仁
 詠額摩鳥十韻
 欽定四庫全書
 夏清於斯進食頻林扉如沐淨無塵通村賢否問多士
 省政命吁觀衆臣幸避雨滋慰猶況却看雲散惜哉真
 自知不知尺為過觀遊或為不達仁
 詠額摩鳥十韻
 欽定四庫全書

圖六 乾隆 〈詠額摩鳥十韻〉 1774 〈御製詩集〉

角。近嘴兩孔為鼻。其目

大六七分。睛正圓外黃暈類獅子睛，其光色如金剛石也。目上眉彎如月。兩耳孔大三四分，顯豁呈露，其旁微有黑毛。舌入喉間，長可五分許。翅藏兩脇毛下甚小，有大管五，黑色而無翎，排次如人指，長約三四寸。自脊至膝上毛皆羸散作黑絳色，彷彿熊豕毛長數寸，兩毛生一管中，不類他鳥翎羽，故僅足蔽體，無助飛騰也，尻形如鶴而不生長翎，脛以下皮如鱗甲圓徑寸許，似鶴脛而大，足三趾無距，爪堅實有力。紅毛人言能向後攫物，又言每歲脫毛時冠亦隨脫，又言無舌無翅，驗之皆不足信也。此鳥在嘎拉巴名額摩，在佛朗機名：格素爾。性極馴，以手撫之，輒依人而立，與以諸物皆就食，而常飼則惟蔬穀，亦愛食魚，飲啄必仰首而吞。蓋以舌在喉間，不能

舐取耳。

簡單地歸納此圖說的幾個要點，第一，關於此鳥流傳的歷史：額摩鳥乃古今西洋圖籍中沒有記載的鳥類，一直要到西元一五九七年，也就是明萬曆二十五年時，紅毛人，即荷蘭人，才得自印尼，並攜至西洋。六年後，荷蘭人又得到兩隻，但是都無法飼養。康熙十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七一年，有勝老楞佐海島頭目，向印度的船隻購買，獻給葡萄牙國王，存活了四年。國王命畫工繪其形，因而流傳於世。在此，「勝老楞佐海島」應該是 San Laurenzo 的譯音，也就是位於印度洋之馬達加斯加島的舊名。第二，其形體特徵包括，高約五尺五寸，頭綠頸翠，嚙囊下有兩塊紅紫色贅肉，有硬質頂冠，目類獅子，光如鑽石。舌入喉間，翅短有大管五，毛色黑如熊，腳如鶴，足有三趾，爪有力等。以上述的特徵，配合本圖額摩鳥形象看來，尤其是其三角形的頂冠，藍頸無毛並垂紅色於贅

肉與頸下，退化的翅膀並有管狀無毛的尾端，爪有三趾等判斷，應該是分布在澳洲北部與新幾內亞熱帶雨林中的食火雞 (Cassowaries)。

這種中文稱為食火雞的 Cassowaries，據《大英百科全書》所言，一直到十八世紀左右，都是籠統地以 emeu 稱之。而 emeu、emu 或 eme，根據 L. Hulsius 出版於一五九八年紀錄荷蘭人遠征爪哇的遊記中指出，是源於某種「印度語」。十八世紀以後，emu 這個字才漸漸用來專指與食火雞、駝鳥等同屬於大型走禽類，但頭上沒冠，產於澳洲的食火鳥。著名的十六世紀蘇黎克醫生及自然史學者康拉德傑思訥 (Konrad Gesner, 1516-1565) 出版於一五五五年的《動物誌 (Historiae Animalium)》中認為 emeu 就是駝鳥，而葡萄牙文是用其「鶴」字 (Grus communis) 在加上「di Gee」，形成一個新的複合辭，也就是「地上的鶴 (ground-crane)」指稱



圖七 Hans Sibmacher · Emu · 從Levinus Hulsius, pl. 52

之。總之，在十八世紀以前，*emeu* 幾乎是可以用來指稱所有在葡萄牙所發現的新舊世界中居住之類似駝鳥的大型走禽。這應該就是乾隆〈御製額摩鳥圖記〉中提到「此鳥在嘎拉巴名額摩，在佛朗機名：格素爾」的由來，也就是「額摩」一詞應該是源於印尼語系 *emeu* 的音譯，而「格素爾」是否有可能是葡萄牙文「Grus

communis」的音譯，則有待進一步考證。

乾隆在摘錄了西洋圖說中的額摩鳥知識後，最末一段應該是他的一手觀察。他反駁荷蘭人對額摩鳥認識的謬誤，包括「能向後攫物，又言每歲脫毛時冠亦隨脫，又言無舌無翅」等，經過他「驗之皆不足信也」。最後他總結其對額摩鳥的觀察，認為此鳥非常溫馴，喜歡蔬菜與食魚等等。令我們好奇的是，究竟乾隆參考的是哪一本或哪幾本西洋圖籍？在我們進入探索此議題之前，我想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為何食火雞如此受到重視。

全球化下流通的珍禽異獸

食火雞的「發現」，在歐洲對東方的探索史上曾經是一件非常轟動的大事。一五九六年荷蘭探險家Cornelis de Houtman（一五六五—一五九九）在一群商人的支持下，率領四艘船組成的探險團隊，開啟了第一次荷蘭與東南亞的接觸，也為後來的荷屬

東印度公司之香料貿易奠定了基礎。他所率領的船隊於一五九五年四月二日由阿姆斯特丹出發，一直到七月二十七日才到達爪哇西北邊的重要貿易港萬丹（Banten），之後又開往馬杜賴（Madura），然後到達巴厘島（Bali）。途中經過與葡萄牙人及印尼當地人激烈的衝突，整個團隊由出發時的二百四十九人到一五九七年回到荷蘭時只剩下八十七人倖存。這次的探險，雖然主要是以尋找香料為主，但是也帶回來不少珍貴的舶來品。其中就包括被稱作「額摩（*emeu*）」的食火雞。在記載此次探險的遊記中特別提到，一五九六年十二月四日，印尼Sidayu地區的王子送給他們一種罕見的鳥叫「額摩（*emeu*）」，「其形體大如天鵝，毛色黑似駝鳥，沒有舌頭，也沒有翅膀或尾巴。但是頭上有一類似殼狀的硬質頭冠。腳長而有力，可以用來防禦。非常貪吃，幾乎什麼都吃，連炭火也沒問題，還可以



圖八 薩威里 有鳥的風景畫 1628 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藏

大啖冰塊。這種鳥只有在班達島（Banda Islands）上才可以發現，且被當作是一種珍貴之物帶回阿姆斯特丹。「這樣的記載與乾隆的圖說中關於此鳥被歐洲發現的歷史部份完全吻合。而事實上，此鳥被帶回荷蘭後果然受到高度的注意，不但受到學者熱烈地研究，且德國銅版插畫家 Hans Sibmacher（c. 1560-1621）也特別於紀錄此次探險的遊記中作了一幅此鳥的蝕刻版畫（圖七）。最後這隻鳥為科隆選侯（Elector of Cologne）所買去，並送給出身哈布斯堡家族並熱心經營其奇品收藏室的神聖羅馬帝國魯道夫皇帝（Emperor Rudolf II, 1576-1611）作為禮物。此鳥不但因此成為魯道夫皇帝動物園中的成員，其蛋更成為魯道夫皇帝所收集的自然奇品室中的收藏，而此時魯道夫皇帝的收藏還同時包括另外一種隨著大航海時代到來而進入歐洲的珍禽——鴉嘴鳥（Dodo）。

很幸運的是，本院現在正在展出的「華麗巴洛克：

偉大的哈布斯堡收藏家」展品中，包括了一幅荷蘭風景畫家薩威里（Roelant Savery, 1576-1639）作於一六二八年的〈有鳥的風景畫〉（圖八、圖九）。其中站在哪哪鳥後方的，很可能就是頭上有硬冠、來自印尼的「額摩鳥」。而薩威里於一六一六至一六二八年間，曾經待過魯道夫皇帝位於布拉格的宮廷，他應該是在宮廷中見到這些來自各地的珍禽。

一五九七年由荷蘭帶到歐洲的並不是第一隻到達歐洲的食火雞，據說在這之前，已經有人從日本帶回來一公一母的兩隻食火雞送給教皇皮爾斯五世（Pope Pius V）。而德國古典學者卡梅拉里烏斯（Joachim Camerarius）出版於一五九〇年的書中，就附有一頭上帶有突出頭冠大鳥之蝕刻版畫（圖十），學者推測此很可能就是送給教皇之食火雞的寫照。

有趣的是，在此提到日本為此鳥的來源，而在日本紀錄中，此鳥卻是荷蘭人帶來的

從印尼到歐洲與清宮：談院藏楊大章額摩鳥圖



圖十一 唐蘭船持渡鳥獸之圖 日本慶應義塾收藏 出自磯野直秀，內田康夫，頁42-43

新奇之物。例如，有名的〈唐蘭船持渡鳥獸之圖〉中就包含有在日本稱之為「駝鳥」的食火雞圖像（圖十一）。〈唐蘭船持渡鳥獸之圖〉是由在江戶時期世代擔任德川幕府長崎代官的高木家所傳來。高木家在日本寬文期間（一六六一—一六七二）於長崎負責向幕府通報長崎進口的外國產物。每一異國鳥獸進來，高木家會依所見，繪製一幅送至幕府所在的江戶，



圖九 食火雞 出自圖八局部



圖十 Joachim Camerarius, pl. 110.

然後自己本家留一幅作為紀錄。此卷中的食火雞雖然註記為文政八年（一八二五）年進口，但是殘存紀錄顯示，早在一六三五年，就有人向平戶藩主獻上此鳥，此鳥最後死於江戶城。之後陸續有荷蘭船攜入，例如，保享五年（一七二〇）年大概是最早蘭船進口此鳥的確實紀錄，之後享保七年（一七二二）、安永七年（一七七八）、天明年間（一七八一—一七八八）、寬政元年（一七八九）等等都有進口的紀錄。另外一本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之〈薩摩鳥譜圖卷〉（圖十二）寫本也有此鳥的紀錄。而一八六一年日本博物學家伊藤圭介（一八〇三—一九〇一）所收集編纂的《錦窠禽譜》中更有一荷蘭人以炭火餵食此鳥的版畫（圖十三），上面文字提到此鳥的產地、身高、沒有舌頭、食石與炭火、寬永年中由荷蘭人帶來等。可見這個在歐洲曾經與未知的東方連在一起的食火雞，十七世紀以降，卻反而成



圖十二 薩摩鳥譜圖卷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出自《描かれた動物・植物—江戸時代の博物誌》・頁81

了日本寄託其西洋想像的窗口。

總之，食火雞雖然只是一隻不會飛翔的大鳥，然而其存在與出現卻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東西各自對對方的綺想。而食火雞也絕對不是唯一的例子，隨著大航海時代的開展，

更多各式各樣的動植物進入歐洲，也促進了各式各樣相關動植物的收集、紀錄與研究。其間或為訛傳、或為想像、或為一手采風，到了乾隆的時代，歐洲已經有許多大型的動植物百科全書的流傳。到底乾隆看到的西洋圖籍是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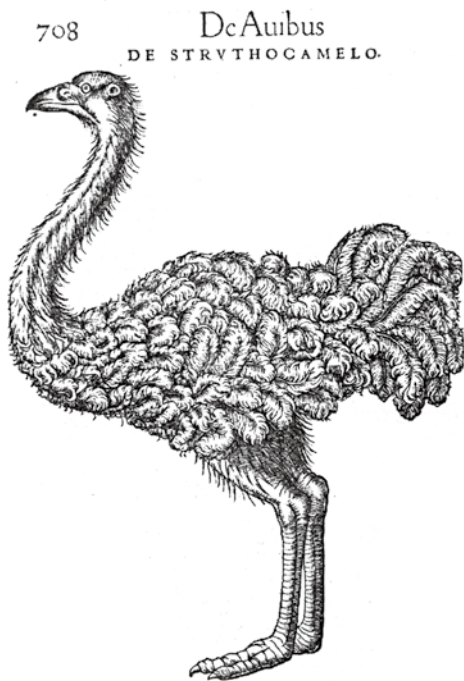
清宮的西洋百科全書

嘗試比對出乾隆所參考的西洋書籍事實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乾隆聲稱製作此圖的緣由是由番舶獲此異鳥，因此圖像上很可能是「一手寫生，而非抄錄自其所參考的西洋圖書」。另外一方面，此時歐洲流傳的動物百科全書很多在內容與圖片上都是輾轉抄錄、剪輯前人著作，即使我們比對出〈御製額摩鳥圖記〉中摘錄的內容與某本歐洲百科全書的文本接近，在沒有具體掌握清宮西洋圖書收藏或同時期活動於清宮的西洋傳教士藏書的前提下，的確是很難作一精確判斷。

由本期同時刊登之Daniel

Greenberg 文章中所引用南懷仁出版於一六九〇年《清順治康熙二帝外記》(History of the Two Tartar Conquerors of China) 記載看來，其中提及康熙於南巡途中，曾命人從北京耶穌會圖書館送來兩本西洋圖說，以查閱朝鮮人所呈貢的海豹究竟為何物，可知至少在康熙時期，宮廷所及最少就有兩本以上的西洋動物百科全書，於此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世紀之前，歐洲幾乎不存在一個具有現代自然史意義的動物寫作的存在，有的只有零星的希臘亞里斯多德《動物誌》(Historiae Animalium) 與古羅馬人蒲林尼 (Pliny) 所作的《自然誌》(Naturalis Historia)。前者基於一個自然哲學的角度 (natural philosophy)，認為一旦能夠解釋各種自然生物的本質，就能了解他們為何之所以為他們的原因。而後者，生於羅馬帝國擴張的鼎盛時期，因此深具野心地希望編纂一關於自然的



圖十四 Konrad Gessner, vol. III, p. 708.



圖十三 伊藤圭介 《錦窠禽譜》 1861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出自《描かれた動物・植物—江戸時代の博物誌》, 頁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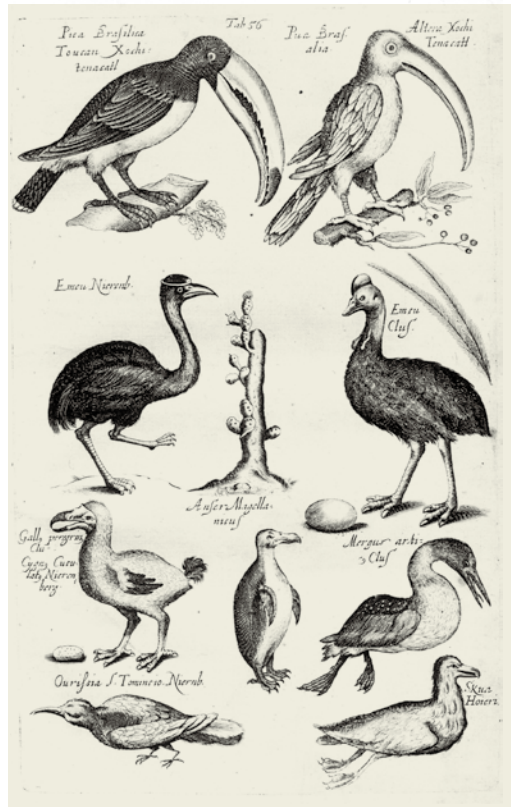
完整歷史，而動物在此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腳色。這兩個傳統成為歐洲動物寫作的兩大基石。十六世紀歐洲開始與新世界接觸後，出現了結合兩者的新的寫作方式，這種寫作希望能夠同時涵蓋「新世界的自然與道德的歷史（the natural and moral histories of the New World）」¹。也就是他們不僅想了解關於新世界中的歷史，也想掌握其自然的歷史。在此潮流下，集其大成的應該是上述活動於十六世紀中葉的蘇黎克醫生及自然史學者康拉德傑思訥，他主張以一種地毯式的文獻學方法（philological approach）來寫作自然史，其於一五五一年至一五五八年間出版的一套四大本之《動物誌》²巨著，幾乎是涵蓋關於動物的所有知識，包括各式各樣的資料、觀察、寫作、圖版等。這股自然史寫作、紀錄、與研究的風潮，與歐洲對新世界的探索及皇宮貴族間競相成立的奇品收藏室（Kunstkammer or Cabinet of

Art and Curiosities）實為一體多面的現象。例如，上述傑思訥《動物誌》的第四冊就是獻給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德南一世（Ferdinand I, 1503-1564），而來自哈布斯堡家族的斐德南一世本身即是非常有名的奇品收藏室主人。

既然這本書如此重要且流傳廣泛，乾隆所查閱的是否有可能為此書呢？翻閱傑思訥《動物誌》中關於鳥類的部分，發現傑思訥雖然有提到emu，但是指稱的事實上還是鴛鳥（ostrich）（圖十四）。傑思訥之後最重要的自然百科全書著作應該是義大利貴族阿爾德羅萬迪（Alessandro Aldrovandi, 1522-1605）所編輯的《動物誌（Historia Animalium）》³。他本身就擁有一個驚人的博物館，收藏豐富的動植物標本、繪畫、版畫等。他的收藏與其百科全書有一種有別於傑思訥的特有的巴洛克氣質。他把其收藏視為一種「自然的劇場（teatro di natura）」⁴，意圖在一個



圖十六 圖十五局部



圖十五 Johannes Johnstone, p.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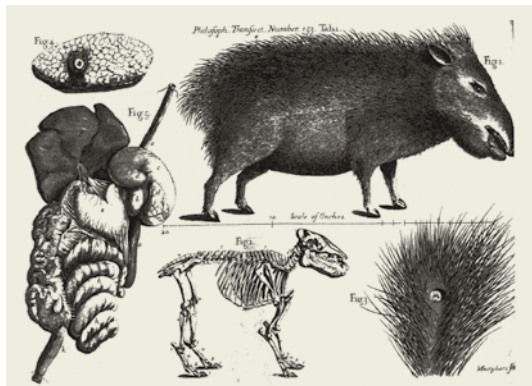
小的空間中體現整個自然，也就是在一個封閉的小宇宙（microcosm）中體現外在真實的大宇宙（macrocosm），因此這些來自新世界的動物們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其書中雖然有提到一種頭帶有角的鳥，稱為犀牛鳥（rhinoceros bird），但似乎與我們關心的食火雞沒有關係。

進入十七世紀，最重要而全面的百科全書為詹司頓（Johannes Johnstone, 1603-75）所編輯的《自然誌（Historiae Naturalis）》。此書可以說是將傑思訥與阿爾德羅萬迪的傳統作了一個總結，因為當這套編於一六〇五一—一六五三的五大本巨著陸續出版時，歐洲的自然史寫作已經開始走向另外一個方向了。

令我們非常興奮的是，在詹司頓百科全書中關於鳥類的第三冊中，的確提到了 emeu，由插圖上判斷，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這應該就是乾隆的額摩鳥（圖十五、十六），也就是食火雞。而其內容提到了包括眼

從印尼到歐洲與清宮：談院藏楊大章額摩鳥圖

睛像獅子、毛黑似熊、兩毛生一管中、某書言能向後攫物、荷蘭人曾經從亞洲帶回兩隻等也與乾隆圖記內容似乎雷同。然而，提到荷蘭人的這段歷史，詹司頓的書中只有大略提及十六世紀，並沒有精確的一五九七年的紀年，而描述此鳥的身高四尺高等，也與乾隆所抄錄的內容不同。在加上，詹司頓的書中關於鳥類的這一部分，事實上多是來自出版於一六四八年George Markgraf所著的《巴西自然誌》（*Historia*



圖十七 Edward Tyson, "Tajacu, seu Aper Moschiferus, or the Anatomy of the Mexico Musk-Ho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1683)

naturalis Brasiliae) 》與出版於一六三五年Juan Eusebio Nieremberg的《自然誌》（*Historia naturae maxime peregrinae*）》。前者是在荷屬巴西殖民地首長的贊助下，加上當地荷屬西印度公司的積極參與所完成的，後者則是出自西班牙學者之手，其知識體系來自與耶穌會關係密切的哈布斯堡王朝文化。因此，兩者似乎都有可能或是透過荷蘭、或是透過耶穌會的管道來到中國。

值得注意的事，詹司頓的書，據記載，早在一六六三年，荷蘭船長Captain Hendrick Indjick就曾經獻給德川幕府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一六四一—一六八〇），據說此書一直被收藏在德川家的紅葉山文庫。一七一七年，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一六八四—一七五二）甚至曾經就此書詢問另外一位荷蘭船長Johan Aouwer，之後更命人翻譯之。

令人困惑的是，前述乾隆〈詠額摩鳥十韻〉註解中

提到「西洋人有圖冊載此鳥形質及其臟腑，系說甚詳」，顯示乾隆所見的西洋圖冊中對此鳥的描述除了外形外，還包括「臟腑」。而這卻又似乎不似詹司頓所承續的傳統。因為事實上，歐洲自然史的寫作到了詹司頓之後有了一個很大的變革。新一代的寫作更注意解剖學的呈現，原來傑思訥文獻學式的研究，到了十七世紀下半，幾乎已經被檢驗大體（autopsy）所取代，強調以眼睛及解剖作一手的觀察。最有名的就是作為現代比較解剖學先驅的英國醫生與自然史學者泰生（Edward Tyson, 1650-1708）（圖十七）。另外，楊大章的額摩鳥似乎特別強調不能飛翔的短翅下方有黑色「大管五」，這在前面列舉的幾本西洋圖錄中似乎都沒看到，反而在日本系統之食火雞描繪中屢有出現。

乾隆的小宇宙

乾隆所見附有「臟腑」圖說的有可能是泰生或其後

的出版物嗎？或是日本翻譯的西洋圖籍嗎？更確定的答案，需要更進一步大量的比對與檔案耙梳。然而，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乾隆的確對編纂動植物圖譜非常有興趣。最有名的就是余省、張為邦所作《鳥譜》（圖十八），此《鳥譜》



圖十八 清 余省 張為邦 鳥譜（二冊1） 176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共十二冊，含三百六十二種鳥類，圖文對照，滿漢雙語書寫，從一七五〇開始繪製到一七六一年完成，歷時十一年。有趣的是，一七七四年乾隆得到此額摩鳥後，除了命楊大章繪圖，並寫御製詩與圖記外，還特別要求將此鳥補繪入



圖十九 清 余省 嘉產薦馨冊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當時已經完成的《鳥譜》中。《鳥譜》之後又有《獸譜》六冊的製作，繪製一百八十種動物形象，格式與《鳥譜》完全相同，現藏北京故宮。關於植物的部分，則有院藏同樣為余省所作，紀錄香草類植物的《嘉產薦馨》冊（圖十九），



圖二十 清 余省 海西集卉冊5 175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 世樂鳥 出自 明 王圻《三才圖會》

也是一圖一文，滿漢雙語，格式同於《鳥譜》，另外還有紀錄西洋植物的余省《海西集卉》冊等（圖二十）。

這些圖譜類的圖像製作是西洋百科全書的啟發嗎？我想也不盡然，中國自古就有類書的傳統，而乾隆在其《詠額摩鳥十韻》註解中也不忘由西洋圖說回到中國最受歡迎的類書《三才圖會》（圖二一）。他提到：「《三才圖會》載臨海山有世樂鳥，其狀五色，喙赤

首有冠云云。茲額摩鳥有冠頗與世樂鳥相彷彿。廣東人因亦以太平鳥名之。」這兩隻由番船舶載而至的額摩鳥，不管到底是什麼鳥，對乾隆而言，總歸是徵瑞盛世的「世樂鳥」、「太平鳥」吧。這也就不難想像，畫家為何會把這種原本生長在熱帶雨林的鳥類，放在一片開滿花卉與金壁園石的中國庭院之中。此時，牡丹與玉蘭同寓「玉堂富貴」，而盤旋的燕子與地上的麻雀，又有科舉高中與加官晉爵之意，這是一個如此美好的世界。一七七四年，乾隆的《額摩鳥圖》完成，而前一年四庫館才剛成立，負責乾隆空前龐大的《四庫全書》編纂工作。如果「知識」是一種連接，連結一個身處有限範圍之紫禁城內的乾隆與浩瀚無涯的世界的關係，那麼乾隆知識的小宇宙正以一個史前無例的規模如火如茶地開展中。

（特別感謝莊吉發先生在地名考釋上的指導與 Daniel Greenberg 先生在拉丁文本翻譯與資料收集上的協助。）



參考文獻：

1.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
2. 磯野直秀監修，《描かれた動物・植物—江戸時代の博物誌》，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2005。
3. 磯野直秀，內田康夫，《舶來鳥獸圖誌：唐蘭船持渡鳥獸之圖と外國產鳥之圖》，東京：八坂書房，1992。
4. 磯野直秀，《日本博物誌年表》，東京：平凡社，2002。
5. Konrad Gessner, *Historiae animalium lib. I, [-V]* ... Tiguri, Apud Christ. Frosvoverum, 1551-87. 全書精選，見 <http://archive.nlm.nih.gov/proj/ftp/Gesnergallery.htm>
6. Johannes Johnstone, *Historiae Naturalis De Avibus Libri VI. Cum aeneis figures*, Francofurti ad Moenum: Impensu Matthaei Meriani, 1650. 全書電子檔，見 <http://www.uni-mannheim.de/mateo/camenaref/jonston.html>
7.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planned by Lord Acton, ed. by Adolphus W. Ward. Cambridge: Univ. Press, 1934. 電子檔，見 <http://www.uni-mannheim.de/mateo/camenaref/cmh/cmh.html>
8.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vol. II, book one.
9. Miguel de As a and Roger French, *A New World of Animals: Early Modern Europeans on the Creatures of Iberian America*, Vermon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10. C. R. Boxer, *Jan Compagnie in Japan, 1600-1850*,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50.
11. Levinus Hulsius, *Erste Schifffart an die orientalische Indien, so die Holländisch Schiff, im Martio 1585 aussgefahren, und im Augusto 1597 wiederkommen, verzicht*... Nuremberg, 1598.
12. Joachim Camerarius, *Symbolorum ac emblematum ethico-politicorum centuriae quatuor: prima, arborum et planetarum; secunda, animal quadrupedum; tertia, sevirum et volatillum; quarta, piscium et reptilium*, Nuremberg, 1697.